斗南

# 員嶠集

四

斗南集

孺人柳氏再朞祝文 丁丑正月十九日 児以吾病未行文未達

維歲次丁丑三月壬辰朔十六日壬寅卯我亡室孺人文化柳氏再朞也夫李達師在富寧謫中先於二月初八日送長子冝孝歸以五百七十九韵詩侑以玄酒笑告曰嗚呼弦朏迭汏寔若狀駟咲君去世若屬一晎春今三遭陽符再易音容之承秖循夢思每月之遻三予論二莊肅儀度脩整鬈髮每薦瀡饍輒勤誠甚應犢長饎應虞惰肆覺起竟晷哀喜交摯近轉疏潤視前半致盡以歲淹無漸㥯閟貞壹之氣彌

翁天地實義塵瀛當無變異有感乃應我心或僊我身輪轉至萬億次此恨之結定固膠累千迴究故莫覺所自長兒冒孝半歲來侍今趁暮月遠戒歸鞍欲於其歸修書相寄孰見孰答有漏娘淚平昔百為必相吐示論來以後瑣屑之事詳悉記錄著為文字俾於祭日代祝侑觶若居室言可避謠諑但恐垂聽冥裡疾意始余之來主人是庇翁嫗款愿瀞膴餳饎處疾適體誠烟不匱窮者易感髓銘高義信如布解攀豪委遺為作詩章為簪傳記其人官隸編商射利視我奇貨厚外為餌祖歲逢飢南餫覆墜子女及歸拯

飢盡瘁兒以秋覲辛苦借騎橐包零瑣可副饔飧男
女孱訛屢欻迫出余固猷靦決志尒貳文稟所傳亦
復割棄深愧子貢一言不知捐下半資肥屋如櫃烓
櫓頹户出八匍鼻上下四匊拳土撒塹菌乂蹙皺凹
突凸累戞碎衣幘觸綻領臂蟲蜫成窩聯繹蝡蚑蛹
編樹皮歪攲布置運武坌滃霧迷熛熾夜卧堛窖背
僂脚跂晝排槃案簋傾釧蹟每朝糞除縛松為簒童
奴筋疲濫溢畚簣楊藩稀缺瑕獹陵傷飢名生産不
可無罷偶還陶工甑盡略備然無可盛楞虛列比為
营燮粻豫有倈賜　王化絕遠吡俗獷收遺人催徵

豈不還啻反騁桀驁聲吼氣要謀朝憂夕無一日積
刧運所届連幺且值填肚甚囍暇箇餶饐飢無田地
亦難運至遂以京產有無遞欲畜面獠語訌省雜厠
撊睔籤斷擄攫特覘巧弄黠儈幻發詐謀慎防機關
正平軒輊見累口腹慚負素志有時獨坐向壁長喟
邑人來往官復禁鷙清白之身人皆畏忌有過荊扉
側冠躲避數四郎童始講業燧少無裨益只增鬱愾
猶慰孤窮任勞誨肄雄駿免逆跡埽言譁水火難資
可通粟穟籍有厚財合成槁骴窮厄之時天亦劇戲
故遣玄冥毒威是恣堯年晋康未足諭譬滕六張勢

亹扶風師堙乹栝坤曼無平陂想奚告病積勞爲祟
奄々三旬糜泔莫濆薪無寸餘粟囊罄眞童犁許譁
動遭讒誶委頓而歸頻有濟泗兒爲父憂蘊蓄屛氣
戩風㩦雪紝歷三四或感誠孝薄有助爲歡喜持歸
供具夕食既而有子奉其昆季文學寀行先德可嗣
伯氏有言是千里驥夫妻相賀作希世瑞及長迎歸
祁々奉贄俱大家人德容嫵媚今見勞瘁爲父足怩
復值新正含生之類韮壽餡糕或宰挑將大飽攤腹
家々衎憙獨匈耳夥百饕不粹惡饀成餴秜遺紺翠
戩腮螯嘴如嚼蓼卉粱粟無望湯餅可議前歲豆稀

久忘醬味剝歸送方淹造豆豉和吃海菜賴適充胃
夜燈無油爆松借熠爩倏騰染盪汨寖蔚數鉤淆龐
靡間不暨墼㚆堂室細透蠃笥黴緣緇涅如謟窯鏈
乍醒眼法久熏心醉擭竅如塗蓄息臭遂屋茅捲空
隙風鏤刺室如淒陰衣如霜偉凍徹臟髀栗竅併帽
父子抱卧重疊衣被膚驚帖鐵交纏附雖呴嘘擦摩
夜久不寐冷緣肩腳水乳鬆弭素有奇疾四體梗痺
濇瘀肆孽痊臂重腿微瘦風寒毒氣纏沸瞚頂誒殊
盧師倒書北來良巳不須醫試寔荷冥麻匪直泉泌
如是虐寒心亦無畏每月朔望名點官治或慮譽時

忍寒先伺熙隸皂鄙聱肩交扉時至趣八氣縮色惴
上手顒首鞠蹜庭位崇堂重茵韎韐高莅盈我龔慫
猶恐詬詈聞名趨退出門安慰徑過閨樓一不臨視
帝不窺雍自守謹毖兒或小出收猩撤飼盈皆鳥散
久邦響屣亂山嵂峋雜樹藂彙群鴉噪聒間以鳴鴟
鄰舍鑿々迎娛兒戲荒磧牧馬危譙鼓吹孤生念舊
淚如便緄昔在家裡安閒自責房闥精穩君主中饋
飫饘適宜六置齏截醢醃糝脂恣中甘嗜冏腓帶饜
便體不責察能飢饟診涼燠衣痾懸殖歸左右簪珥
六有幼女粧束精緻我卧松床課兒行誼狀樂無憂

不義大吏誰謂白首窮畸跋疐然余性緩且感恩施
人而不戚雖皆簇稡知逾治望不作顯頽日祝聖
筭遠邁蒲冀凍餒之患無所怖悸惟是至恨結在泉
隧速死同歸日夕所企旅憑兒還紹聲相謂亦紬哀
曲謹箋幽誌盍藝力書俾刻藏邃灵壽覽詹能不悽
欷兒今告歸期日已丞焉既疲劣伴無童稚複嶺崄
巇峽川猂駛灵應嘿相精思頌費文止意長魂逝身
植嗚呼哀哉尚饗

祭孺人柳氏文 丁丑

恩岭三歲丁丑三月十一日壬寅即孺人文化柳氏

棄世之再朞也夫李佳師晨興痛哭遂告曰嗚呼孺
人之殁余旣不得一哭朞年撤饋而余不得一視奠
薦酌三年已届而生無望瞻木主而臨塋域矣諱日
屢迴而生無望縮茅脊而着鑪爲悼痛雖極宗無可
少抒情曲使長兒鼇稻粱爲飯具薧魚野蔬炳辦香
酹玄酒南向屬之彩歸甞於是日餙鼎俎供餅飥於
此陋陬又陳菲薄固疎矣然魂之在世猶氣籟在天
水泉在地隨在而適雖一時並享於相去二千里地
宜無有擾瀆余所誠惰靈必眷顧而許爵余所哀告
靈必鑒臨垂聽而悲老物之窮獨也長兒向歡趍是

日還京爲作一百七十九韻祭文託之有故而不果
蔵文亦未達後日児當帰而讀之一聲長號肝腸欲
寸〻勤折矣
伯氏通德郎行　　靖陵叅奉無忝齋先生紀宗
伯氏無忘齋先生諱士泰字和甫我李以　　恭靖王
第十子德泉君厚生爲始祖高祖諱景稷位至戸曹
判書　　贈議政府領議政諡孝敏曽祖諱正英位至
議政府左賛成諡孝簡祖諱大成戸曹叅判　　贈吏
曹判書先公諱真倫禮曹判書世以忠孝家行顯先
生以先公長子篤執家訓性仁厚和正真率亾内外

亡傷害心宗族歸德焉先公世貴而家甚貧先生㑹
先妣勤瘁雖惡衣食未嘗以色見羙味未嘗請食在
幼少已如此事長不被辠責讀書不煩糺督及長受
學於雙湖金先生載海已知宗學爲第一義悟觧多
出人者全學莫望焉於諸経無不研深而又以易禮
為敀終身治之任以為己事恥一理之不窮自群書
百家至律曆陰陽筭數衆技無不慱綜窮探之晨夕
晝夜所讀有課坐卧淨㦗以書籍尊庫隨時易程至
忘寢食晩選風痺疾轉動齗入亾不少倡家人送諫
而不聽記録成堆不可盡褱敬聖賢書如對聖兵聖

賢書所在疾篤不敢近褕槽不以扶將出入之難苟之凡所知解喜及人而笑之有請問懽然教之不解必欲盡輸之遺變禮者競就正輒滂援而辯之或義起而折中之人皆奉而為準與人言必各訓以其人所長聲氣和緩誠信無倍忤無迫切或疑過於仁柔至見人不善惡之如洿濊之相涉見義理之所去就甚牢事執不能屈浮議不能敓待父兄敬謹若不能言見諸弟和說已甚雖日屢見見輒動容相與常以學行禮文相難家行吉凶儀節遵古禮不以異俗有沮或曰儀文盛家祚衰驗之良然先生曰此利害也

非義理也我知遵先聖禮耳先公棄諸子於康津謫
舍先生聞病亟往未及於數里先公病裏思蒲桃輭
梨先生痛其齎往不及嘗終身不復食前後居喪盡
其哀禮居常夢承先顏殆半之平生不問家產業顧
獨致勤於奉先享祀仪物期無少缺必殫誠檢管人
或言家窘宜有節損先生不可曰不能謟生人衣食
將先減祖先祭物耶先祭必澡浴雖寒不廢春秋時
饗非甚故不替晩雖病幸蓬氣候暄暖使兒孫扶將
衣深衣拜跪信誠禮非親祭時必具冠服扶八位斎
檢察慮有遺忽朔望節日祭亦力強病將事平日遠

祖及親族之祀必往不諱寒暑親戚故舊喪葬每先
往不解病亦以此崇高始祖祠在燕岐世久踪蹟訖
易逮宗人推先生往釐先生相便宜立祠公州義朗
村還奉之裒錢置田修歲祭儀定助郵款睦之規每
謂子弟曰我家以忠孝謹嚴立法今幾墜殺盡矣爾
書不必師古矣當以祖先為範又常曰科宦父兄所
期望世亦有非義求者而雖享萬鍾何貴古之士大
夫皆以為恥今之士大夫不唯不恥多為子弟先後
之爾曹知我家家法豈有是哉不懋文學隨人徼幸
而亦足為終身愧蓋先生所以治己欲以天德王道

為律勉為在我者而已則後之成不成是不在我者
非我所知以是為恒言以是勉後學故雖不甚拘束
自然近道知之者推為道德君子而雖不知者人若
告之曰某為不是事必無信之者以古人比之當與
荀朗陵陳太丘並論其資稟而遭家之厄不一見於
世天之降德其意何有哉　肅宗己亥進士今　上
丁未拜　靖陵參奉以聞親病未從仕甲戌十一月
二十日卒于正寢享年六十二明歲二月壬子葬于
坡州長坡原葬歸後未旬月家事復益大棘兩弟及
諸從弟皆竄南北邊道不行命也且不可論於今日

而先生之於家門隆盛之時殁於禍患未作之前其殓殯葬襄六親咸在而備禮焉天之所以報厚德者或在是邪先生娶高靈申氏長城府使義集女議政府右議政貞簡公翼相之曾孫宗部服其兵有二子二女長子世翊生員少子聖翊出為叔父達羲子長女適趙榮喆少女適鄭國仁達師自幼學先生蒙提誨最多坐浮躁無案得今在二千里絕徼僾焉先生事行精忽耗失不能舉亟其彷彿追惟舊日徒有涕淚之縱橫丁丑十一月八日季弟達師記

旌頭其十日

北人謂昴星爲旄頭其旄頭其者方言聚會義旄頭之稱出史記天官書〻曰昴曰髦頭胡星也爲白衣會後世象緯書曰昴七紅團聚窠不小以其胡星故或曰胡語得是名而此地舊屬北胡時不出耶何其無識方言之偶合也

祭司宅土地神文 二月二十二日

我於丙子秋季敢以餅羹薦于神處貧薄不能具仪不敢望臨飫乞察心之忠奸〻則遄誅而忠則俾安肅俟三載長獲充旺而免疾痗益令我惝怳悸怖不省不以勉而反顧茲以餅餌時鮮賽明神之毗隲永

祈一室之內歐坐彪而人得寧謐

讀漢書延篤與李文德書 三月十七

意自超邁無求於世文亦爽朗可諷比仲長生樂志論尤簡整呂晦叔以書座右當也但間或偷引古人語句此東京俗習之蔽退之所謂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者此也讀者不可以不知

又論李攀龍文 二十六日

攀龍為其母太恭人乞言文曰祖母楊暱於前子憂不肖暨二弱弟長則嗇薄其產數不予太夫人志又曰祖母持太恭人愈益亟顧若新婦人之不學無識

绝悖乱乃如是邪为伋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䂬龍亾既曰祖母而揚其惡至此邪欤矣其母而揚其父之母之惡至此是亾人邪不識人间倫常之重如日星之揭雖有離纂月露之小才何足説也

書永叔集古録目序及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録序書後 初九日

集古録之言遠不及趙明誠金石録然恨不能一觀第其中繹山碑余謂非斯相筆文亾俗非秦人語蓋始皇於繹山只立石未嘗刻吾嘗有辨永叔博雅亾不能識破可慨宋無楷法獨有君謨一人君謨楷法

如書荔枝頌者甚卑俗無可貴以此書于周鼓漢碑之下恐不能不忝

題班固評賈馬賛中論秦亡得失後

齊湣王驕御惛惷饕燕宋賊帝諦樂毅策圯燼餘殘旬月復逃故下齊七十餘城齊人餓斃湣王立法章楮二城於覆滅梶雷擊席卷之鋒終浔間而集舊業田單之才不及樂毅莫難於扶亡莫易於推傾田單能其難而樂毅乃不能其易中材決死守之雖神威固不可奪也賈誼司馬遷論秦之亡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浔中佐山東雖亂秦地可全而有班固甚

之謂不通時變曰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朝之才無所陳其巧責一日之孤誤矣賈生之才子長之識去秦亡不遠籌之審矣非孟堅所量也殽函之險非擬於莒卽墨其富疆不啻百篋劉項新造之師難涇渠生乘勝之埶秦之悪雖浮於齊湣餘威尚在秦之古地猶全據守之勢非已亡之齊之比也周朝尚矣過矣但使如劉季者守之秉位之日輸至誠暴哀痛罷戍漕轉作除苛虐之法崇詩書先王之教開倉庾挻府庫振竆民而賚戰士舉賢能而備禦其立四十六日人心已翕然雖有百沛公無奈秦何矣

余固謂賈馬籌之審而班生失之武王渡盟津若受
辛死微子立輔以箕子假使武王董干乳八百諸侯
力戰而爭之果可濟乎何以異此

呂刑辨 六月一日

呂刑之贖蔡氏謂非舜典意舜典贖者官府學校之
刑五刑固未嘗贖是臆料者鞭扑不甚若人而特官
校爲施勵廉恥耳鞭扑之輕又安有可贖鞭扑而贖
初非施鞭扑義也五刑之疑流之又有疑流之重有
之輕贖而懲之已豈如後世之君貪財自利者舜何
以贖於鞭扑也出於私一全便爲貪果公也萬鎰不

傷廉既有帷正之供復受官校全欵何用也官校之全不足利取五刑之贖亦不害為至公衆矜之心張敞之八穀贖罪蕭望之議以為開利路傷治化甯也聖人之意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張敞則五刑之閔宗者不五刑而八穀贖之望之之云不其冝歟蔡氏未勘望之之意自舜典誤解坐此穆王以上智之姿享國久而侈心作周游無度聞祈招之詩懲徐子之亂耄歸秪宫悔過度刑如衛武公之抑戒忠厚惻怛之誠發於訓辭真仁聖之言夫子之所以錄之書者以帝王典謨訓誥詔萬世以治法也何嘗有示戒者蔡

氏求說不得至謂示戒者設有示戒者周以呂刑而
亾果可戒也周以呂刑而亾乎周不以呂刑而亾後
世人君何以知所戒乎刑罰世輕世重若謂贖懲之
重於舜世宜有其道謂五刑無贖則唐虞之制穆王
不能稽而蔡氏乃知之耶故曰是聽料者然此非蔡
之誤傳舜典出考亭恨未以是說質之此篇首章之
耄字即耋老之稱禮記曰八十九十曰耄詩曰借曰
未知亦聿既耄是也荒當屬下句集傳蘇氏說是也
蔡氏欲明下戒說耄荒作一句曰耄老而昏亂之稱
荒忽也證以孟子從獸無厭之荒謂史氏貶辭史雖

直書無諱是訓制一代之憲昭示萬世者何可以貶辭起其牽合信已説性之類是

洛誥辨 十月二十六日

周公旣成洛邑成王在鎬周公俾請王宅洛親政王不敢當請周公居洛行天子事如前自欲即辟于周而已周公不許固請孺子中又成王自至洛留公居洛祝冊告祭而歸而洛誥一篇叙此事始終耳蔡氏謂周公許王留洛則何曾一語許王留洛邪豈終不以亂爲四方新辟自是中又勉王之承叙萬年永觀懷德徃之耶而都洛武王之志天下之中朝諸侯理

四方道里均真王者屋周公終始以是勉王〻以是
歸周公也蔡氏謂如後世留後誕保文武受命終其
身非天子事乃如後世留後之輕耶則命公後者王
歸而公留故曰後即其時語法周公爲政七年一朝
歸王〻何無一言歸公儼然自當只以分司留後任
強之公而已哉亂爲四輔者望公以樹諸侯保萬民
俾四方治爲王室輔也豈若三輔之輕任哉四之義
何取也洛將分四邑如京兆馮翊扶風耶以明農謂
周公退老尤爲謬戾公之責任何如時之艱大何如
殷民之懷舊已甚多方之扇亂無極公可一日自閑

耶此如後人之要君邪干名耶何以謂退老也君奭未必告老而蔡傳釋為周公及復論留果然周公奈何在召公問其告老身之重十倍召公乃先欲退休邪公之意以朝會治化大敘大事皆歸王而中又王所不暇須於我須予也我但教王以輔民常性且欲於后稷公劉之業勸民稼穡如七月篇無逸意蓋只欲坐而賛成其曰從周孚先單文祖德亦皆賛成意假使周公退老以其富其貴乃學老農為小人事哉此時周公退老在成王痛迫何如而一言不及時與事不可去之義一言無憂違懇至之意一言無丁寧

惻怛如周公告君奭而從容和平之中卒然岌困我
說何也宗庙臣民之重皆所不念而但憂我身之困
耶其曰公無困哉者勉勿過自憂勞而已豈如後世
求去困我之粗俗語耶康誥首章蔡氏謂洛誥文蔡
傳從之是尤不可知首章專為洪大誥治乎侯甸男
邦采衛百工也洛誥只公與王往復語更有一語誥
洛一語及侯甸男邦耶三月哉生魄據召誥即已未
也社新邑之翼日首章明是此七日事也洛誥非七
日事歷叙自公三月乙卯至洛至十二月戊辰烝祭
始末篇例各别蔡氏只見東國洛三字牽合謂洛誥

甚踈忽甚不勤既無明據古经不可任意移動只還舊依謹嚴誥治于侯甸男邦而獨命孟侯者孟侯統之也酒誥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可據也欲必移之有由蔡氏以康誥爲武王命故也康誥酒誥既偏在歸禾嘉禾之下明爲成王所命不合以臆料擅移在金縢上文體明是周公所作妹邦即紂都朝歌武王即封武庚於朝歌不宜一地而二君成王討武庚誅管蔡而後遷懿親賢者封康叔以鎮之何疑焉不然武庚三叔之亂康叔同在一地何晏然無一事異同也武王既封康叔於妹邦以監殷奈何又令三

叔監殷耶奈何詰語至及於劼毖男衛百宗工而無一言及武庚耶三篇之教戒如是丁寧三叔兄也其任尤重尤要而奈何捨三叔只戒其少弱弟耶奈何孟侯之任不託於管叔而託於少弱弟耶先知三叔之將叛而然耶三叔已死之後故小子封〻為孟侯豈不明甚乎蔡又以三篇專言文王不及武王為證周公諸書大率如是若無逸教成王而不及武王蔡又以寡兄勖為證然古人語例何以知之亦安知非周公自道耶古聖人不以是為嫌洛誥之傳失之為甚茲辨之

## 答慶兒論文書 十月二十九日

兒所論文章及吾文瘢纇細徹入微別歲餘知悟詩益高慰心多矣吾復何言然今有所言者以兒聽吾言有失宗所論因有失宗處故也余厭世之為文支曼冗衍不以心鍊擇去就靡散厖亂如土阜之自頹而莫收者讀大史々記喜其文變幻萬岀天包海蓄若精粗美惡之并載弗刪為而其宗主意在簡當要約五十二萬餘言無一字曷下者至武帝以後所目之事嚴密鏡畫尨蓋有自放則班椽世以刊削精琢為長史記不見刊削精琢之蹟其宗刊削精琢非班

椽比喜其契於心嘗有云〻非謂漢以前文非本色
非謂子長只主刻削嚴密泥於一法百體神幻之中
刻削密緻之意而未嘗不在云角兒言太史善於傳
神傳酷吏描畫其奸細放溪刻密塞已若令項羽信
陵與酷吏一例雖極工緻已奄〻泉下人大體誠得
之猶未詳太史至神處商鞅之酷〻於酷吏文自踈
宕而盡其奸細始皇之人與事為項羽也其紀極簡
密而威猾雄奋之氣振動焉竇灌漢之信陵其文磬
御已甚而豪俠風神縱橫於句語之間盡其傳神之
妙透骨髓心脾而不獨在於須眉之似耳然項羽信

陵傳世唯知流動之美不知精密之妙非班椽韓柳
軍可及常怪蘇子瞻不喜史記今詳之其不喜宜矣
使子長生於宋々諸子輩必不喜而排擠之無餘力
矣生在千餘年上擅千餘年宗匠權不徒不敢不喜
皆極推崇之則是皆耳食論也子瞻之不喜子瞻之
自得而瞻量長於當代諸子也正已而物正欲正人
過正已而已不可仰僂而過仰矯緩而反急豈宜厭
世文之靡散而偏於精密偏必有弊故唐末偏過於
險澀宋偏過於順易然文章之矯世如治國之損益
爲今之道不可不略存孔明治蜀意孔明治蜀雖嚴

仁恩祥和行於其間豈若衛鞅治秦義縱王温舒鷹
擊毛摯邪兒云吾近所著人必不肯讀不肎讀吾其
幾矣文章之盛如枚繡撒華藻繪炫心眼而其去深
極至多在人不喜讀者古人固曰言之不文行之不
遠亦不曰小敝以為小好大敝以為大好乎周書八
誥尼父録之秦碑六頌子長記之後人不得不讀ゝ
之不得不熟故雖常材與知其好最下者敢言不知
好八誥六頌幸遇尼父子長而録記之若使敵在後
人文豪中世果有再停眼者乎萬世上下豈不長為
未剖之璞不窺之混沌邪兒云史記雖谿奥已甚而

油浮卷囘吾文則無濡澤無變化是深造之見吾嘗
盇氾榮鴦渴河之道然〻見讀史記熟見其義吾文
未及熟讀云然第熟讀或有異此見者吾非敢自濟
於子長窮徼寂寞中無以開心且與兒戯之

書進學解後　十一月十日

孫可之曰玉川子月蝕詩韓吏部進學解莫不拔地
倚天句〻欲活如赤手捕偷地不施鞚勒騎生馬急
不得暇莫不捉搦甚害形狀無以改之其後論者遂
以為其文超前軼後漢而未有客難解嘲不足儗肩
此非知解者後出而黠炫耀人固似然者而客難解

嘲語多呻浯咀唔䮾讀往ゝ有似少趣此文字ゝ著題有味其所以字ゝ著題有味迺即遜於似少趣者此非起曼倩子雲不足與論也

論東國諺解吐 十一月二十六日

東人以方言足文書句絕名曰吐ゝ當足於句絕東國諺解吐強半足於無句絕處至諸家書 徑遂記吐皆然數百年無一人正之可慨句者如詩家以五言七言為一句不問長短自成一義乃為句諺解及 徑遂吐皆不成一義故不成句不可不急正莘本徑書點句非塾師坊生以意亂之者中國自古有句

無此皆從漢唐大家手相傳從正於程朱諸家者當遵奉勿失我東文章之盛以 穆陵時為最 穆陵時文章推崔立之為巨手立之編漢史列傳所點句記此野陋鄙俚類閭鄉僻陬無聞見學究強自穿理者都不識體段甚可怪笑國初鄭河東麟趾纂高麗史頗有史體以錢謙益之喜詆人亦亟詡之觀所撰龍飛御天歌其點句皆知體段無一差字四旁圈平上去入皆有法音叙訓義皆不違古式 穆陵時文人視河東畢竟也其案當無及此者似是規例文人之緒餘有不解亦不足為文章士 穆陵以來文人

蓋無識規例者故誤謗解誤記此而亦無正之者謗解文旨之共不可筭此之誤亦何足道

論嶧山碑二十七日

王元美曰徐散騎深於字學而筆法未能盡工其所摹斯相嶧山碑美則美矣所謂殘雪滴溜鴻鵠群游之狀徒想像於荒烟榛莽間其說得矣猶未悟其原出於僞作不惟其刻僞并其文為僞奚僞焉秦時始未嘗有嶧山碑文然則始皇記何以曰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生議刻石也曰只立石而已議刻而未果刻果刻太史公盡録後出六頌無遺此初巡第一碑

何爲不録也以嶧山始無文故也然則何以立石也
曰秦法先立石後刻始皇若再登嶧山當刻之考本
記未再到嶧山也何以知先立後刻也先云上鄒嶧
山立石下云議刻非先立後刻乎其行又上泰山立
石封祠祀下逢風雨禪梁父乃刻所立石其行又登
之罘立石頌秦德爲其明年再登之罘刻石始有辭
豈不明甚乎六頌文各異而法則一律凡換韻處例
皆以皇帝字起之嶧山文獨不以皇帝字起之僞作
者未勘無疑焉六頌皆古質老蒼不露骳讀如里談
如小兒未了語如絕國異俗語如不甚切要非熟讀

非大目力未易窬其閫蘢徇儐不遇子長必不見錄
繹山文不然字〻合俗著題如老輩入科程鍊語不
出秦人口氣較然矣又有欵識而未黠者二世東行
郡縣到嵑石並海南至會稽盡刻始皇所立刻石〻
旁著大臣從者名今碑下只刻二世詔不刻始皇時
從者名亦大疎矣今觀二世詔所刻筆意尤輭後大
不如前僞中又有僞不出於一手矣杜少陵之老蒼
不覺其文之誤只云棗木傳刻肥失真元美輩不悟
何足詰也

## 書贈稱歸繭紙 有序 十二月八日

余慕霞谷鄭先生德義積歳年而居稍左辛亥春始入江都拜先生床下聞宋學之要其明歳復入留屢月益有聞後或往來丙辰八月盡室入江都專為卒業訖再次甲津聞先生已觀化麻絰趍哭至觀塋先生之胤冨平君多官遊京城與我先公同辛友締余從幼屢獲踪侍君以先生故百家精華萬方風謠日月星曆之運音律書數之藝無有不窮其原余亦有一二與聞者先生以大耋考終後六年辛酉君亦以壽卒余平生幸不見擯當世之君子得從事聞緒言亦衆矣屢拜至親習而愈益欽畏不敢少解者猶於

先生見之蓋先生之學專於內案於巳如喬岳之蓄
大海之藏榮華不顯於外待接人言聲詳盡仁和旁
暢而入自畏之也余識淺不敢知造道至何地而槩
其去外誘存案理則無餘境矣古所謂篤恭者先生
其幾矣德音之閟愈久而愈彌服不能忘者獨先生
耳冨平君卒時有三岭幼女與余少子年相比余以
慕先生深自託爲婚媾歲壬申迎八門有遺風愜所
望大夋之越四年乙亥春謫北塞無生還期思戀之
情結轖硼蘊不可名狀新婦家貧甚每旬求異味遠
餉之今又得鮻鮹三十四尾湖頳數枚請余書欵留

蔵慰久別懷余憐其孝思爲作詩因卒原慕先生之
德而書及之
甫爲大賢孫詩禮重在胎弱齡上我門舉動足安排
孝敬故應有每顧感我懷情愛未分明匆匆別離哀
白山一爲客黃鍾三易灰荒日常凝暮思戀萬山涯
音信動半歲得書淚先開似痴各累積字字輸誠皆
不有寒饑逼異味搜求該駢手勤縫館遠詣處攬乖
分列戀心眼色色行弓叉柚榴無鮭珍粔籹閒腏膎
慈棗產安邑龍眼出珠厓北味不投脾強噉屢嘔哇
得此心骨香自疑是仙才但不稱累藝恐召遊分灾

常時雖久飫于今異生涯今春寄長帰一弓具顏楷
先後有所須難為低筆淇知心不言中角能勞僐財
鮫綃合毛楮細膩輕雲裁中山絕頂穎鋒勁勢透盈
惟願得心畫長如威儀語敬請惶恐甚誠發不能挨
嘉汝孝思款五言聲韻諧真書掩魏晉備露痕折釵
閒暇誦且摹見識足裁培況汝原所生處身異凡儕
爾祖文康公太空淨無埃壽星聖代見瑞世耀南陔
秋野百穀成節莠並萎蘿山岩萬丈高可敬不可階
幽蘭自蘊馥不恥渾凡荄先生等輩人典籍慕魁巍
周還幸及身生世不恨晏能見不能由志業愧惰頹

處窮雖自強所得何有哉汝宜誦先德奉持如瓊瓌
聞汝别我後謝家罕往來慈闈思念若飴若不聞猜
長伴長狀屋小姑與之偕酬酢誦我詩淚子被兩頰
範梱在淑媛不獨丈夫材相勉篤行義家法崇柳崔
旨令後世人鍾郝並稱佳使我不憂家長沐 聖恩
恢頌祝而懽忻優遊送殘骸

答令翊書 十日

汝書云大人今所處憂愁窮苦死與比而每向人只
説安閒自在致京至親書亦然甚非涉世道蓋吾生
平言行皆率意而作不慮後來利害之何屋汝能為

處至此吾可以免罪庶得以令名終嘉悅殊甚吾當
速圖改是之後對人言握筆書愁苦之説終不出只
要言安樂如前及究之有以也余蒙　聖上天覆之
恩生於萬死之中一息未泯前無非沐　恩涵　澤
之日凍餓憂戚無非至樂頌祝惟忭以卒殘生不亦
宜乎吾心内只有此而更無他矣身外之變恠凶禍
亦不欲知也雖不能三旬九食至耳目無聞見吾當
樂於飫肥甘厭梁肉雖懸鶉負暘吾當樂於重狐貉
被文繡雖處刀山釼水吾當樂於上界三清況糠籺
餬口勝於三旬九食弊衣掩軀勝於懸鶉負暘擯嶂

気積勝於刀山劒水吾何以不安樂心宲安樂與人
強說窮愁望其哀憐余所愧者汝書又曰居世之道
宜有若無宲若虛大人從容居家々不裕而每說裕
天道惡盈而好謙今日困厄安知不坐此吾以為此
不然惡盈好謙以德言也吾心无所得而自滿自大
神必惡之吾在家長說足是余自安自饜而不求多
益之意神明豈以是為盈而惡之有若无宲若虛云
以德言顏子雖糟糠屢空人若有問必无若有虛若
宲曰足以具饘粥必不向人示顑頷可憐狀汝書又
曰唐子方在謫不通家書真好道理雖在至親尠書

札為是此言良然〻吾以為亦有古今異義者古人
以忠正之身值昏闇之世為群邪所嫉必欲傾伺孟
禍自處當如是吾則遺　聖明之世群彥彙晉之時
當家運之酷而至此雖通書於至親豈有忌嫉而孟
禍者乎且古人身世有可信之道親戚有復見之期
吾則身世有可信道乎親戚有復見期乎與至親結
至親緣甚重此生不可復見而並書札斷之是絶也
心有不忍不斷亦必不以此孟禍欲以此粗信今世
至親之情宜與古人不同汝更詳思吾說終有未悟
者復之

先妣貞夫人坡平尹氏墓誌銘

先妣尹夫人通德郎諱趾祥女抱川縣監諱繼之孫
通政大夫　縣監民哲曾孫　宣祖駙馬鈴平尉
奕六世孫以高麗開國伯坡平莘達爲始祖世爲名
閥夫人淑而莊柔而剛正大明慧十八歸我先公事
之遜而信一聲無違動必合禮奉事舅姑盡誠敬无
少怠處心行事無微細欺人无不可向人道者內外
親戚以歸德歸之祖姑柳夫人嚴而有法度淹博
經籍雖丈夫少許可愛夫人殊甚嘉詡不容口長使
在側不難慎言語一不及人長短嚴飭婢使毋敢以

罗家言々于私家則以此平生无有以言過過先公
常曰謀及夫人古人所戒我夫人藉以軍国事告无
泄敗理待人一以和順雖見不平事不較務盈已道
久而人益信服處抽理愈益輸誠意得其懽心皆令
親愛如姊妹焉而教子女輒依古訓每舉九思九容
令誦而習見過責之嚴不以長恕對食求饌曰宜不
聞魚肉不敢進之語乎見與賤人遊曰與下等人處
亦為下等人在幼稚已令懋誠寔不欺令不得知家
庭瑣事恭其志氣常不以文識任自幼喜看小學烈
女傳班氏閨訓三綱行寔之屬謗翻書剪置不捨徃

史事行一耳誦不忘平居罕言笑若不長辭令至誦
前古賢邪歷代成敗家〻聽者不厭諸子洎八學皆
自教發蒙至字音清濁一无差誤常曰識字者宜先
辨清濁今世稀有識者只解平仄不分清濁甚不可
汝曹當辨之喜聽諸兒讀書至言行可法處輒改容
起敬而今復之世俗婦人無不信巫覡符祝夫人性
固不喜且我家〻法已然謹守之門無尼巫單異制
人來往　肅宗癸巳先公陞通政大夫夫人例封淑
夫人先公已貴而家甚窘夫人艱苦萬狀終无苟且
之經心不以絲毫累先公先公常存退休志語夫人

吾旡榮進意夫人能以貧窮不易心夫人旣曰晩逢
仕宦不榮而懼子能有志丘壑偕隱願也後先公屛
居高陽三休里夫人不憂乏疏糲而大安之　景宗
元年辛丑冬先公謫密陽夫人隨明年春先公進階
嘉善大夫拜平安道觀察使夫人封貞夫人甲辰二
月十七日以勞瘁疾卒享年五十八夫人蚤喪父母
任氏平安觀察使　贈吏曹判書義伯女賢達義理
敎夫人不遠則夫人晩年病中記父母嘉行甚悉受
墓表於舅任判書陞先　公感其孝爲手寫鐫石竪之
夫人病篤中致謝曰君子恩大矣願畢矣死目瞑矣

四月塟于高陽先塋丁未先公喪會葬後七年癸丑
九月　同遷葬于長湍松南面屋昌里有五男一
女男達泰　靖陵叅奉達濟進士達震早夭達昂達
師女婦柳奎垣東俗無葬時下誌事必追埋之夫人
壙誌已後時徼得巨匠高文闡微德歲丁卯達濟卒
後八年甲戌達泰又卒〻明年春家難作達昂達師
以緣坐律亦竄北塞達師恩至德懿行而遂湮無傳
記大略於精思荒亂中寄宗孫生負世翊令𤯝青而
藏于墓側達師幼無孝恭之宗為父母憂長不能嶡
身榮名使父母喜老投絕徼生不復展謁父母祠墓

文辭短拙誠孝輕薄至行徽德罔歸遺忘不能薦羞其萬一追惟鞠毓之恩報荅已不可論而辜負山積矣天乎地乎父兮母兮子何人哉子何物哉此生此世可復爲子道乎唯祈萬世之爲人子有父母者覽此文而悲之敬此歲而毋廢焉歲丁丑十一月十六日子達師誌于冨寧謫中

柳孺人忌日祝文戊寅

維歲次戊寅三月十一日丁酉卯我亡室孺人文化柳氏捐世之三朞也夫李達師先以正月之五日稿文于斗南謫中託歸使之於忌日代祝痛哭昭祭曰

天剡地圜我哀能省君自逼我四爐燠吟治雜寃酷
難為昬頃君不復生我誓死訂三生無睽儗如形影
事不諧頗一訣已永人言歲久漸臻忘境我則異是
僉盃膠漆如絲結紐如瘤成癭不可綸理不可鍼梗
圜嶠舊居君室僊懿一尾一椽一罷一皿隨蒼隨附
有經有領使我無訾佁畢間靜數芳之內皆君仅譬
所以來北晝思所聽夜夢所歸斯爲是儷我非返骨
難逾鬼嶺然猶誕想儗目未瞑得見舊庐彷徨噭哽
如覿容姿如聞箴謦如續宿緣是謂大幸此雖虛念
心若儞使自作憑賴溟慰彌頻比歲家窘莫可捄拯

盡喪將使再度糧艇子歸屢乏塵欵生爲賣屋割贏
爲賙飢殍奉主移僑犹彼藍井吾汴成空心無據秉
窮極有君自遣憂悯藍橋奇遇異蹟有炳里號適符
萬一僥倖吟弄風月得襯容顏相視證願惟樂無等
是類童言古說有梗捋此綳結向靈切請炅或垂矜
冥圖其有烏乎尚享

答明川從兄論洛誥辨書十七日

第所著洛誥辨下書契高者只周公未嘗許王留洛
明農非退老二條已其不合者茲復陳而請斥高康
誥篇首四十八字似不襯只闕疑可也不可擅移在

洛誥上聖人責及史之闕文況往邪後仗以臆見何
敢移動況其文與其移於洛誥無寧仍舊在康誥為
及勝邪來書曰洪大誥治非治國治民之治以役書
命諸侯往營廟社宮室之謂又曰營洛治洛為洛誥
血豚命蒂然則其下當以予命諸侯及四方民伻傋
洫執版築為言而果有一言及此乎無一言及此何
謂命蒂血豚乎三月哉生魄即己未也周公於是日
大誥治役如是勤摯奈何召誥歷叙召公周公卜宅
攻位甚詳而於是日己未無一言只曰越七日甲子
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云云邪乃者非舉治之亶邪

己未對四方民諸侯百工洪大其誥而猶未盡故後六日甲子申命之邪以治字為經營役使意不第文體大不可事理豈不抵梧甚乎惟三月哉生魄洪大誥治云者豈非此一日事乎康誥是一日事豈不著題乎治誥自三月乙卯歷敘回從復至十二月戊辰而結以其後七年則以一日之誥治為首章豈非題外乎誅管蔡後卽治洛由治洛而從殷民於洛封康叔於衛而誥之少無不可而來書曰其封太遲而命於大役方張中必無之理是固不知其然而且以第二章首直曰孟侯下文又曰在茲東土者似前

已受封至梓材三篇亦無方封誥蓋其封已在誅武
康曰今因康叔統侯甸男邦采衛而至故周公因其
大和會誥孟侯以治道事理當然且於新邑再昨丁
巳已郊矣昨戊午已社矣命庶殷赴役在六日後今
則四方大會上下無事故進孟侯而誥治正其時也
何以謂不遑他事之時也獨命孟侯者以甲子朝用
書觀之周公只命邦伯不及庶邦家君王氏以為公
以書命邦伯而邦伯命諸侯此亦獨命孟侯則侯甸
以下自當環立並聽而亦孟侯當申命之道可以無
語及侯甸為治誥文寧治誥有語及侯甸寧來書曰

侯甸男衛非但康叔所統乃天下四方之侯甸男衛是大不然治洛雖王都大事聖人役民豈如秦皇漢武作阿房建章竭天下之民與財邪洛治東都康叔爲孟侯統東方諸侯率其民近洛者而赴役而已故命孟侯則會洛者皆舉之矣今曰康叔統東方侯甸而已天下四方之侯甸男衛何與於康叔誥命云者恐秦漢周公也篇首只舉侯甸男衛其下只告康叔爲首尾衡決此如命將出師之辭首列千夫長以下六師之大集其下只舉元戎而命之有何衡決來書曰洛誥無此四十八字直以周公拜手稽首復子明

辟起頭則突兀無漸不見下文之前所謂復子明辟
者果指何事耶是尤不可知無此四十八字則讀者
始見〻明辟字豈謂必指成王見下文又果然右有
上文則善讀者鋭意欲見其下誥治之語意謂此下
將如士彌年之營成周守齊高子之城魯守許太數
年書糇粮守及讀下文乃横走曰拜手稽首復子明
辟必大駭曰以周公之尊由四方大和會故乃拜手
稽首耶復子云者詁治之訓耶天子諸侯通稱辟所
謂明辟指侯甸耶采衞耶如相維辟公百辟爲憲之
辟耶且觀其下終無一字詁侯甸詁治之語只是異

成王往復語終莫知其故矣其衡決矛盾何如邪昌
若對四方諸侯進孟侯語之而所語皆治道之爲切
比邪未書曰置此於洛誥上而後復子二字方有着
落來歷無坐受之病其後百復其文終無悟爲何意
也康誥三篇爲成王命納然且既偏在歸禾嘉禾之
下召誥洛誥之上則後人不可任意移之其意甚嚴
四書諸篇無一顛屖則何可以淺見獨易此三篇邪
王都廣介一也置二君之教誠然〻觀康誥酒誥自
外庶子訓人正人惟君惟長侯甸男衛至太史友內
史友百宗工以下康叔皆統之則管叔既有才矣既

兄矣既不知其將叛矣而所領何人所治何事也此
必無之理而管蔡既誅始封孟侯豈不較然周公聖
人也已在十亂中雖弟而託成王不託管叔固也至
於監殷是輔王之外第一大事也重任也孟侯之任
不歸有才不叛之兄而歸康叔如輔王之不歸管叔
而歸周公云者果成義理乎漢書周公善康叔不從
管蔡之說何可信大史公去古猶近而紀武王專以
赤烏白魚之類爲辭周時事尤爲秦人所滅不得傳
孟堅後太史幾二百年何足以知之設有據武王始
封康叔於近衛地至誅管蔡後周公移封妹邦至嘗

洛大會時乃叙誥之事理或然此何足為武王所誥
之明證乎以梓材稱康叔為監觀之可知三監亂而
康叔為監也若武王已令為四監則三監與武庚扇
亂時必悪康叔之不從先相圖之其時事必大顯於
群書豈只見於漢書寥寥數句乎武王封四監孟侯
不歸管叔而歸康叔殷之侯甸男衛惟君惟長小臣
服休服采圻父農父宏父皆令康叔治之則管叔蔡
霍無一民一事只令其身徒手監之如漢之諸侯相
內史而已三監之亂康叔責任如是重大則其不能
裁制禁抑只不從而已則此其罪當先管蔡誅矣周

公何為而害之也以誥語不及武庚識明是武王事不是成王事是又不然武王之使監之何人也監武庚也當有使監之戒成王時武庚既誅封微子於宋則古人忠厚之道豈可加大誥方討之辭乎多士多方專告與武庚扇亂之人者而竟無一語及武庚今康叔治衛使之作新民而已何必已甚說武庚加誚所謂習狀於先儒乎書曰三叔之監必有教戒而以教戒不驗史不載錄是以功利責古人也王之誥戒丁寧三狀不遵至於扇亂則史臣尤當載之以示天下後世豈可惚不驗而諱之邪蓋武王時一戒衣

天下定而晏然故武王只有記討時泰誓武成而已分封諸侯事甚多然無一誥戒至武王崩成王立多方扇乱之後周公始有八誥耳據此尤可見康誥之明是周公事籍康叔封於武王時其時必無所謂康誥者左傳定公四年晋侯合諸侯召陵衛祝鮀語萇弘曰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周公相王室分魯公云々命伯禽而封於少皡之虚分康叔云々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虚祝鮀博古人也去周公不遠明知當時事而其言如是周公之封康叔豈不明甚乎開創戎殷之大功皆帰文王而不舉武王者蓋文王享国五十

年已受命翦商武王舉而措之而已周公諸書多如此只敎戒成王之書但舉文祖不稱武考多矣今吉康叔只說文考不言武凡不足爲怪寡兄朂三字果是難通然詳其文其所謂朂者不指戎殷時事工文既曰戎殷受命則伐商事已訖於此二句克商後厥邦厥民既皆時敘則戎殷時已久遠矣其下文乃曰寡兄朂則此是武王已歿成王已立之後周公朂其後事故汝封得安在東土也以此謂王莽所不爲無已太過乎古文不可擅移此篇既在嘉禾之下周公八誥之中則明是周公誥而已大體如此如此文句

有難通或有閑文語字亦不可知忠厚之道只閑之
而已則可也豈可以此三字之故不能日見而耳聞
者肆然擅移古経字公無困我說教意周公每以王之都洛若請
固好弟亦怡有此見而難於改武作我教以武求通
之而已四輔留後之說若以成王命周公治洛為介
司任則蔡傳得矣若曰成王請周公中乂行天子事
終至誕保文武受命則蔡傳失矣試詳之彰非介司
也第其執事在京時必各是已見爭義理文義使傍
人視如相怒而血戰者無虛日是以議來後無時不
怒此事常願或有生前承拜日怡愉之樂且不論若

得覩爭論至見于頃可作此生至樂既不可面拜以
書相離亦可以爲次樂故如是通辦之乞復賜明教
爲

寄女 二月十五日

汝生七齡我別汝々別我汝雖妑(斗)乃知孝無願離遠
爸我衷心腸軟每欲寄汝掌裡珠一朵常玩不足久
別可册一月二月巳是六々三十有六月一日二日
積至十日百日已是一千八十日古聖人魯尼父傳
大易繫辭云乾之策二百一十六坤之策百四十有
四凡三百有六十此非胸臆說傳會事天地變化往

來維合妙自然精微奇又奇巧又巧此數三倍成一千八十我別汝々別我已共此數合八卦三十有六宮宮々皆是春月數且合此我汝々我各圓春澤仁常時一日見不能一斗腔血頭刻枯渴欲五升四分日一分不相見我心方一寸却疑成六七分別此久我殼幾尺能不朽我從來此後安樂無其偶享境非人賴安樂性之外情之外不知謂駭顏知者謂心大乃吾有所然我蒙　聖人恩偏霑蓋凍餒困瘠恥辱殃害猶見可樂狀不見可嗤嘅千歲千々歲長祝日四拜但知此無餘累穩渠脫粟可望繼糠涸木皮色

味性觀者窒倒良久抱鼻走旬月口角橫一尺涎沫
吾心樂胃口大呀象曰確瞋間別八如江海盡吞谿
谷將溝澮布衣百縷綿脫落塞風延骨類鍑鬵無情
北人雖若爲犇惻吾心亦爲樂北人爲室屋大抵昉
毳幕周匝似獸圈中以土堅垔烟熏徽如漆衣膏䚻
裂圻無具廢傳縛十偶九額剠夜卧從梁隙㸃數星
辰錯二十八宿循黃道五車華蓋背分絡歲填金水
熒惑進退盈縮聯珠辟軒轅十七當中振威德尾檢
三能闕開口向張翼紫微衛繞文昌翊肅肅慤慤拱北
極織女悵天津望牛郎拋撥輟挈俱脉脉無人猶指

占剄喜慰寂寞促恐膝六玄冥一失睚播感肆虐悠
搏偏欺窮人事侵偪飄雪敺風絲踏蹴巫筑胡笳薰
勢力收馬隊鵶墻鬭譎屋人間之公然淚下如凍渫
二千里外雖人能不肝臟蝕我皆不為憂隨境獨懼
適尭耼劑和八公鍊擣抽芽雪調瓊玉間犇脯鶩爪
東王母感醻桃出閬苑浮丘獻灵芝誇蓬島羅列青
玉案籍以蓮華裝七寶勸我盈量受我心不必勝此
和鹽粒糜好西番有鼠毛甚密織為布色如雪微垢
投火坑不焫愈皎潔損千狐腋成一裘先徐炫燿難
仰瞫齋客學狗如真狗吒〻闇嘷出八泰藏無人審

七襄機中織雲錦蘭香綠華睹手品製為衣稱穩甚
著之夏涼冬覺燠使人不熱不寒痒[심]善慧第一法寶
木綿僧伽梨袈裟一脈脫苦海成佛陀祖々相傳々
至二十八祖曰達摩來東土為初祖復傳至六祖曹
溪大鑑盧慧能以此諸寶衣金玉為籠笥珠璣為緘
縢仙翁佛子貴人玉女相牽長跪丞我心比此散布
單衣無所增中天臺五城十二樓處々瑤華曲々環
流三千大千中希有世界在西賀洲金銀琉璃珊瑚
碼瑙赤珠頗梨莊嚴淨脩是處大有清涼歡喜心寫
劫不墮三塗輪回憂今我一蹴到彼岸我心較此沙

磧土屋不為優此心問以何為逕　聖澤沐　恩波
自頤及踵一毛一髮寸肉寸骨無是處不被　仁德
加舞　仁德歌　仁德樂莫樂更無他是外萬緣都
付忘不須問憂惱嗔恨少些多唯是思汝一念莫破
除念〻相續俄復俄甚似有源水流者過後者至無
暫止又甚似溪根木千〻枝萬〻蔓生不已又甚似
曆家筭日法氣盈朔虛成閏成章周復始吾既忘情
此局加此細思量汝雖幼性慧透世能知我心所有
感　君恩祝　聖壽我長誦不税口角能知我心已
在七歲時真書謹書此六字勤封裹寄遠而一字一

字皆端正一畫一畫如沙錐儼然老成智頗有父範
規蓺既妙事又奇父子倫之首可道不愛慈爾若有
慈母吾意可少弛母歸九原父在邊爾生良可悲先
可悲後可樂後來福祿爲汝祈千種福萬種祿伏乞
皇天上帝都賦綏伏乞皇天上帝不悋惜盈其之室
家榮子孫昌壽命長富貴隨一言一動合禮儀不問
令人已知大家兒

寄示令兒二則 二十六日

汝所書四辟几案警身語皆甚切槩知近日用功蓋
力有方喜甚第其中忍字吾不好之吾常謂忍非美

德張公藝百忍字非敦族之道忍如防水終必決之其勢必益悍公藝之前必以和怨而同居公藝之後不聞同居必以忍而不能終保也是吾恒言汝宜聞知今汝亦曰非如張公藝之忍也耐若心不毀耐煩惱外誘近之吾以為猶未善心不可若真西山刻苦功夫語後儀議之是也煩惱外誘只當各付物而消散之不可以忍耐此如佛家所謂忍波羅蜜忍名為戒住於浛忍之說甚不可也惟慾則可窒而不可消散慾如火欲消散益熾故窒之窒慾如撲滅火不令復起亦與忍而藏蓄異汝有一時横逆觸激而容忍

之則宜矣武王銘小間不忍終身之羞是也汝以令
顛沛困厄而用力於忍則得矣孟子所謂動心忍性
是也至於乎說爲孝之要則吾意終以爲未安汝心
謂何更精察而復之
汝與民翊論心書吾意民翊得之而語之或不精矣
汝言古之教者必於學校故非僻之心不得干大學
然矣汝又曰外學校者皆善人外學校之前已爲善
人雖非學校爲善必有道矣汝曰心之擾汩混滔者
若不大下力驅去其能去乎却大不可養心之道當
優游活潑切不可著力驅除汝又曰心之存亡出入

不能執持裝於萬事者安能一〻檢束是尤不然心不可以執持檢束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言收其已放之心反復入身來而已非執持檢束之謂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操者舍之對只存攝而不捨之謂也亦非執持之謂也求之操之〻道孟子養氣說盡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而已若欲執持檢束則其害甚於預期助長矣是以大學正心亦只去其忿懥好惡憂患恐懼等不令不在而已若欲執捉有告子彊制之病蓋古人治心類子不違仁孔子所論顛沛造次必於仁忠信篤敬長

今參前倚衡而已此仲尼顏淵所樂者也初何嘗有
刻若彊制之意民翊昆論融合不主一事云者是欲
作出八無時莫知其鄉之意用語失當正氣感之則
正邪氣感之則邪是指自外來誘者有邪正非謂源
於性之氣也不必非之其所論禮亦語未瑩意亦置
捨節文而只欲行祝史事乎橫渠必勸人先學禮而
謂心有依據甚善言今去其語之病取其意則好矣
心卽性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一部魯論無
聖人說心一句則初學之爲學不當以心爲事可知
民翊所謂以心攻心適見廝痕疊起者吾甚與焉

## 讀滄溟鳳洲文 三月四日

文章之盛莫盛於六經皆古人所以躬行心得而發以為言者無意於工而自極精緻不用心於藻華而自然絢熳煒如蓋質先於禮而繪後於素也由其自得而不藉於外故六經皆一義理無一言一句之相蒙蹈而為秦西漢則有醇厖雅駁之殊者要其自成一家不相沿襲則一也今觀滄溟鳳洲文果有一字一辭之出於己而不偷竊者乎古人已道者便芻狗也荃蹄也語愈奇愈麗而愈臭腐矣二子皆偷古人文句奇麗者成章如優孟假衣閑臺居位其能有

自得於心者乎錦縠綾綺有經有緯有綜有理文之
以縰纚邪為貴也經緯綜理誠治而無錯綿絡布衍
之賤皆可以御君后而備褕翟矣二子貸錦繡尺寸
於千家萬篸而成衣雖炫耀於街童市儈之觀終是
窶人乞兒之服也歐蘇曾王單而二子生平吟視而
熳偈之欵不售一錢者然歐蘇曾王之文雖有倚於
慎夷之偏而皆根於六經有典有度可以用世而有
濟難其二子同世論也使歐蘇曾王見二子之文必
嬰孩之觳穀之不足倚於劉幾輩也劉幾遺跌蘇而
轍壞遂而無傳二子得自健於季世擅一世之盟是

由於有幸有不幸二子亦豈孤於六經以其聰穎淹該必字誦而行通之然亦宗學亦宗漢如貧人過富家而數金玉説錦綉雖抵掌津津辨別明快終屬在它人者無一銖一絲之益於身也是以二子之文雖驪車櫓字畢竟謂之無一言亦可也是以文章之步以立論之正為難而二子所謂立論者皆無主宰無定見徒以古人句語妝之耳所自謂主宰定見者皆空華而非中者也然二子以聰穎淹該私自標尊擅一世之盟當世天下之人仰二子如曇佛散華威鳳儀世其勢焰之及及于今不衰吾是以知天下無正

見而浮世之易誚也是以西狄之語皆獄語也不宗
語也驕借幻妄語也能終古而易天下之俗者以浮
世之易調也世或以二子文險澀鉤戟爲短是却不
然固果有福而不周絙而不解之病而能有宗得行
於險澀鉤戟之中不害其爲文從字順故短在沿襲
無宗不在險澀鉤戟也不獨二子吾嘗謂有明二百
餘年無文章雖有體格調響之不同則其無宗蹈襲
之病皆一律也還是方遜志王彭達輩傳於經術者
雖不一循文章畦畛乎宗多可諷者

讀東坡清風閣記 八日

老大學士全套茶園口氣可憎可厭文人固多戲秦西漢人雖戲何嘗有此陋習史記日者傳頗有自莊來者古人謂後人擬撰是也

柳孺人亡日祭文

維戊寅歲三月十一日丁酉即我亡室孺人文化柳氏棄世之三朞夫李達師晨興設位痛哭致辭曰於是彰歸必躬治肴膳之余亦已走文于京使及是日明告然心猶不能已言猶有未盡道茲具飯羹蔬菹叙短言而若相對酬報余年久已過五旬而未見孫今聞大兒婦夢協大人之占孤負幽鬱之域眉怡擱

撫而顧將弛夜眠或忘自交簾但恨不得與君相顧
指腹而意徵月而收小兒引歲病苦而不克來覲幼
女久痢成痾而診辯頼懴異時子女之疾我要醫而
講藥君調粥飼而晝擔旋復八而摟頭揩肚驗氣候
息而乍優乍絙念今孤弱靡告而獨自羅𤍠心一日
而氷與火百囬交仍猗君在天昭劉之靈必送祺祥
瑞兒而俾後熾昌唯此疾病之來鬧一時運厄而有
不可相幫或以頼陰相之力而從底去解宥孝令孝
之名始改為建忠慶忠同堂有先以翊字改而題主
者不得已復以建翊慶翊為改而與諸從皆同顧此

窮窘之屋籩筥匙筋無以致潔今屢滌吾飯盂而盛
飯以舊儲髹木器淘洗而為獻剽木為筋而不用匙
祈靈其君烝饗假而弗報弗潠於虖尚享

讀廬陵文 三月十二日

此老學博而心和文亦平實行餘此人所不可及者
後人無其學不得其心徒欲效其文故皆委靡苶然
可哀已欲學此老者當從此老所學處學豈獨此老
文凡學古人當先契其人所學

讀廬陵襍說 十三日

似此短筆當加先秦兩漢諸子口氣太支蔓平衍意

雖刻奇語違體制此之老矯唐末險澀病而過之上
偏所以來王李輩譏詆殊可惜也
讀南豐寄歐陽舍人書　十四日
所論後世銘誌不宗之弊甚悉甚正而曰非蓄道德
而能文章者則書之非公與正不足以行世而傳後
其言甚善而甚易知世之知此者蓋鮮矣余昔見蘗
溪李尚書請墓道文曰竊見近世巨匠文叢他文雖
或偉麗至墓道述可觀者絕希蓋人持所謂家狀來
悉記細行覼縷庸碟而請無漏畢見不敢違而並蒐
採敉讓不敢自作主張所以絕無可觀者蓋東俗就

人情太勝且畏忤於人雖有氣節自厲者不敢如韓熈載之還婢幣碑誌將以傳後而此何足以傳今茲所請唯以文简語直為章一字無以循人情低仰也欒溪称善久之因曰後世碑誌之不古不獨就人情而然文氣亟下不知輕重去就故也史漢之長每傳人先標其人性行數句其下數百千言皆由於此〻如画家傳神後人無是眼目無是筆力狀每人之德畢具百行所以委荼無可觀余應曰是固然此不獨文人之派亦後世無此人也古人必有一段偏長處一生所為皆從此来其過人處亦以此過差得派亦

以此後世不然風氣日澡人不能自立唯以輸俗爲
務性強梗者恥其短於寬柔示人必以寬柔溫和者
恥其短於剛直示人必以剛直此非若古人以弦韋
矯性直諒骾謇圭稜僂婾肩終身無羣特非韋之事
書之無可以感動人心目者是以世無大賢亦無大
惡此所為味者百家羹腊蔬醢之殘棄摘陳者投和
靡爛而成食之雖不甚爽口宗無一真味不知為其
魚其肉也此又其後世文章相似古人為文屈原長
於騷子長於文長卿長於賦蘊李長於詩皆長其
長而不恥其不能偏至也後人稍知為文辭先慮遺

稿中一法之不備皆依據效嚬必欲旁治並通而才殫力屈無一藝之瑰奇此後世人與文之相同而俗之衰靡者也檗溪擊節參歎以爲至言偶閱子固文有所感並記是言令後人知世俗之變亦令勤苦爲纂隧事者知循情求文之無益而不可傳也

論南豐文 十五日

學邃而語詳讀其書可知爲君子徒然爲文太纖悉委曲蓋當時風習敝之苟守此無此法唐之李習之之徒啓其原亦何嘗如是縈蔓若其宜黃縣學記能於濂洛說未數前稠已見泝源論辨明快純正非資

識絕高惡能如此此之後來文人所以不可及者

讀臨川芝閣記 十七日

小品文有大冊勢零瑣語蔟大識解結亦雋榮有味此老每篇能作有用語於無用地奈何反不能自善其用也重為惜之然法之善莫善於大明之制盈本臨川臨川誤国蓋不在法在令人〻得以詖之人得以詖之雖聖人無奈法何明道所謂諸公兩分其過者真君子言也

讀元美胡元瑞綠蘿館詩集序 十八日

元美序胡元瑞詩曰天不靳人以材而人預取其凡

者氣之流行無所擇而取其濁者與弱偎者古人不
秘格於後人而取其下中者天不秘其馥色以供吾
詩而并取其蠹哇者色取其黝黯者象曰吾棲吾汰
其精而英者情自吾發吾不衷其肺腑者夫氣之流
行非所賦而為村者守情之發獨非村守在天成象
天不秘之馥色非象中一物守欲文其言張皇辨析
炫人心目寀不知久輩原於斈而不知斈故言之粗
率橫驁如此然其久多偉麗爗然者結語亦微婉可
愛比滄溟特勝之其字句之標竊陳陋卽八頭之錯
而平生伎倆何足責〻之無足更詆矣

次韻子姪寒井聯句有序十九日

皐伏有北來事祇在歌頌　聖澤無餘念々獨以子姪憂子姪聯句詩來皆警刻無凡語直欲突過古作者已足嘅而詩意含懋款孝誠身苟能尔吾何憂步其韵志喜復益勉無勸汝書識之

諸郎文藻落先皦塞雲攙喜浔英瓊璨愁排亂嶂巉
搜奇該隱顯彙博閎廉饒盛鳳叟雛鳥羨金刻擢礛
月規蚌淚佶星過鈎先棫探穴齊櫻虎介風競峯帆
論心志於穀見利畏于碞詩禮勤推琢瑜瑕以古鑑
八龍無殿最五馬互淵鑒宗葉期粹盡浮華惕窗嵌

䏙畬依典訓中律謝誑詁責治愢吠雅倚辭儗立誠
振沇宣角羽磨切薦琅瑊韵勁承麾卒詶繽並軛馲
盟壇爭圭歃敵罡肯降修卓犖畦蹊絕蹤橫稈莠芟
老成耆冢鏤恒疢保縢緘元季難凡弟嚴敦兌誇譊
席珍要蘊櫝庭玉劇防鏡屢諷香騰頻乍肴鐵作衡
美姿勻黛粉全鼎適酸鹹八室須聞道題門宜兄風
博扶遠鶯鷗超乘出殺函異寶波斯列真工造化劉
堪誇停峙鵲詎辯雌雄覺異崙矛楞角洪濤胥瀹瀺
嗟余從棄斥於世不尨嗛頌祝登虞夏驩虞處激岩
美衣賚結溫華倉秔和柂隸里娯魃魁朝曈吼贔屭

身名付塵刼　恩澤沫靉雲混沌同聽視懷息盈鏟
彭促愁兒姪庶仍遠父兄咸舊訓忘尋繹兄言恐諫
諵未期諸子慗難禦百憂槮詩到知尊道喜溪起正
衫奋毫題和藻額甚下高杉剄恨帰無日何由手右
摻執徑熱競難促席丈儷亟老馬先孤竹庶能助鼓
俘

次韵子姪城南聯句二十三日

窮居何所賴甚喜汝言佳朱瑟俄三歎秋河決兩涯
書劉示辟垔温許數蚿蝸璞磺寧藏辟蔆繁認觚芳
錦帡妝翠檻雲靄斐丹崖層敘綜端匹鑪鏈一竅骸

可干真宰泣寧沮俗流排廣樂雲中淂驪珠眊後楷
嶠密包壘塊溝遜納江淮擂鼓催春萼鞭風工泰階
冥搜焜雅頌高蹈絕瑤哇靜諷當輕機孤心理亂棼
爾能明趣舍吾且示模楷雖解修治既宜加警策皆
當知千丈跌元自一毫差磨琢殊金鐵權衡異兼斂
層壘由奮貫行滌致褰懷攻石成良玉扭愆化貔豺
守雌期混俗為德速傳稗業不晝時立年能冀志偕
垂枝成罷榫聶葉守宮槐四海同心理一堂好匹儕
養身審檥櫝差念到禾藉忍性恒存疾操心一運鞖
細仁宜廣大徽過誹藏蘿徒善芬華吐何殊亂稗哾

庭蘭滋無術風節動難捱杜口稍減舌洗心就潔齋
有言皆痛切銘骨莫遑再慎勿拋塵篋藏懷篤契諧

又論王李文二十六日

王李文脉之失蓋其急以為理勝則辭不修辭修則理不勝只當辭修而不可理勝不知辭理俱到為真正文章故終不作一實語李送王元美序曰李獻吉視古修辭寧失諸理今之晉江毘陵持論太過動傷氣格憚於修辭理勝相掩彼豈以左丘明所載為皆侏離之語而司馬遷叙事不近人情乎云云修辭立其誠非周易乎周易豈不辭理俱到而只修辭乎左

丘明豈不原於學乎豈嘗標竊前人文乎司馬遷豈不原於學乎豈嘗標竊前人文乎欲學左丘明司馬遷當學左丘明司馬遷之所以為左丘明司馬遷今王李不學左丘明司馬遷之所以為左丘明司馬遷而只標竊左丘明司馬遷之文句妝譔為辭労目欺人曰吾與左氏司馬千載而比肩是豈非癡兒效儆長者行動而強作大言者乎檀弓順而麤考工記險以麤翦燈新話順而陋王李文險而陋

讀香山諭城池上篇 四月初六日

人奇地奇事奇語奇文奇千載下秪令人奇羨元羨

曰蘊長公云樂天事〻可及唯風流一事不可及余則云風流亦可及唯眊進退不可及余則云眊進退亦可及唯其命數不可及

讀歐公祭文諸篇十日

此老祭文篇〻可誦識古氣醇冗常行語截作章句自然詰屈鏗鏘勝人竒字點竄後人不得其識甚氣徒欲放其文靡漫腐爛如伏枕須擴人譫囈語然馬韓之文如天地生物色〻異姿此老文每篇一律皆歐陽子之文已所以莫望於馬韓雖好之不可以不知其偏鹿門謂昌黎碑誌多生割唯歐公深得太史

公筆力此説無異童觀然聖人德行文學盛及言語政事弟子各得其一躰皆足以濟世長民子長文神化萬出歐公得其行餘平暢之一段足爲後來罕敵之端

江工烈孝女傳

烈孝女不知誰氏子故列書鄭載禧家居在銅雀江南三十年冬有一童子行乞至其家貌甚瘦年可十一二從一僮年亦差一二長而又纖好可喜問其族不答但曰父責逋収南方與一賈爲婦賈利其得錢諸踈寒兒遂無依至此仍泣下載禧悲之苦爲之舍

諸門傍間壁一嫗老無眠聞兩兒者呢〻語與之即
閉息潜聽幽鳴鳴咽不甚明白大畧皆要離甘心語
而已一兒若潜出移時返曰跡得矣賊今宿僧房店
第幾舍一兒大哽塞曰三年腐心今始遇矣一兒曰
娘子但泣已乎天将曉矣小緩復失之即綷〻然有
結束聲户開喋〻然時月白如畫嫗爲之髮盡竪而
年老鈍劣惧不敢跳天既明聞僧房店果有人殺一
客商而逸遠近聚觀刀函胷不抽刀四射而首其街
觀者莫不悚然色戰嫗以告載禧載禧爲之大息流
涕曰即纖〻一疲女守乃其悍〻何義烈逢人輒以

為語竟不知所之

外史氏曰有若孝焉有若烈焉亦嘗有其年若是者乎即十一二而前三年此固未十年即戎者也將飢飽寒暖不自適其邊水火不遠矣嗚呼此何人哉其處心之周投機之捷奮手之勇滅跡之智無殆鬼神乎或曰父子天性則其婢亦奇矣婢誠奇矣非烈孝顧安有此婢其鑑識恩結有以取之為不知誰氏子而發跡於江上故曰江上烈孝女云爾